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献给中国母亲和孩子们

（前 言）

儿童文学，顾名思义，是指适合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。它浅显易懂，生动活泼，适应儿童心理，富有儿童情趣，融知识性和思想性于娱乐性和趣味性之中，是向少年儿童进行审美教育、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手段。

古往今来，世界各国产生了浩如繁星、璀璨夺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它们在各民族间交流传播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，像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、《皇帝的新衣》、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等著名童话，都早已跨越了国家的界碑，冲破了时代的藩篱，成为各国儿童共有的精神财富。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“世界儿童文学丛书”，包括童话和儿童小说两个系列，荟萃了各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精华，为我国的小读者展现了一片文学新天地。愿它走进千家万户，成为广大小朋友生活中的亲密伴侣。

编者

1995年6月

法兰西儿童小说

巴黎的孩子

——选自《悲惨世界》

雨果

在巴黎街上，有不少衣服破烂、身上肮脏，逛来逛去的顽皮孩子叫“街溜儿”。他们身上没有衬衣；脚上没有鞋子；头上顶的是天空。

巴黎有许多这样的“街溜儿”。他们的爸爸妈妈干的都是非常劳苦的工作，过着很贫穷的生活，所以也就没有心思去管自己的孩子。孩子上哪儿去玩啦，上哪儿去干什么啦，都没人管。巴黎穷人们的孩子是生活在街头上的。夜晚的时候，巡夜的警察就能在空场子里、没完工的房子里、桥洞底下，成百的抓住这些小“街溜儿”。

自然，巴黎街头上的孩子们也就非常熟悉所有的警察。警察的外号他们知道，连想都不用想就能数给你听：这一个叫“奸贼”；那一个叫“坏蛋”；这一个叫“大个子”；那一个叫“滑稽鬼”。

虽然这样，参加“街溜儿”集团，可不是件简单事。叫他们瞧得起，那也不容易。有一位伙伴，曾经看见过一个从高塔上摔下来，因而得到了他们的尊敬。另一位是亲眼看见过一辆邮政马车翻倒了。第三位是因为他知道：一个兵士差一点把一个资本家的眼睛弄瞎了。

“街溜儿”当然是些好吵闹的家伙。他们喜欢吹牛，常说：“喂，看看我的劲头多大！”对“左撇子”他们非常羡慕；对“对眼”他们也非常看得起。

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百多年以前 在巴黎的唐波里大街上，常常有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孩子在那里游荡。同伴们叫他“加弗洛什”，他穿的衣服非常有意思：男人的裤子，女人的上衣。裤子不是爸爸给的，上衣也不是妈妈给的。他有爸爸和妈妈，可是爸爸对他并不关心，妈妈也不爱他。

这个孩子就是常爱在大街上溜达。

加弗洛什脸色苍白，手脚灵活，好吵闹，好讽刺人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在街上溜达着，大声唱着歌；有时候在垃圾坑里挖点什么；有时候也像猫抓麻雀似的，偷一点东西。这孩子脾气也挺怪，谁要叫他“街溜儿”，他就笑起来；谁要叫他“光棍”，他就生气。他自己没有家，没有面包，谁也不关心他，可是他却很快乐。

有时候他也想：该去看妈妈了。于是他就离开街道，顺着码头，走过桥，到了郊外的小屋子里。

加弗洛什回到家里，也同样地碰见了贫穷。一切都是很凄惨的，没有谁用笑脸欢迎他。他觉得冷清清，像空炉子一样。

每回他来了，就有人问他：

“你从哪里来的？”

他回答：“从大街上来”

每回他走的时候，也有人问他：

“上哪里去？”

他回答：“到大街上去。”

加弗洛什碰见了小孩子们

那一年，春天来得很早。三月的时候，天气一下子就暖和了。可是在四月突然刮了一阵透骨的寒风，于是又大冷起来。在巴黎，这是常有的事。

四月里一个很冷的晚上，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，加弗洛什站在一家灯光耀眼的理发铺的窗前。加弗洛什冷得发抖。他脖子上围着一条暖和的旧头巾。他装出一副快乐的样子，在欣赏橱窗里摆着的蜡制的模特儿。这蜡制的女人头，梳着奇特的头发，还插着花。这头四边打着转，笑眯眯地向着街上的行人。实际上加弗洛什看中的是摆在窗子里面洗脸的肥皂。他心里在想能不能偷出一块来。巴黎郊区的理发师曾经买过他偷来的、价钱便宜的肥皂。加弗洛什卖肥皂得了钱，就能饱饱地吃上一顿。加弗洛什是很精通这一门的，他管这叫做“给理发师刮脸”。

他一面欣赏着这蜡制的女人头，一面自言自语说：

“在礼拜二？不是，不在礼拜二……难道不是礼拜二吗？……是的，当然是在礼拜二。”

加弗洛什想起了，最后的一次午饭，还是三天以前吃的哪！

理发师在给一个资本家刮脸。一面气呼呼地留意着窗外面的野孩子。这孩子寒冷中站着，手插在口袋里，脑袋里打着什么算盘。

突然，加弗洛什看见两个小孩走进理发铺。这两个小孩非常小：一个约摸七岁，一个约摸五岁。

两个小孩穿得不坏。不知道他们是要讨点什么吃还是问些什么事。

他们两个同时说话，又大声地哭嚷，谁也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。理发师生气地转过身来，把他们推到大街上，一面用力地关上了门，一面还咕嘟着：

“什么事也没有，只带进来一股子冷气！”

孩子们大声地哭着，慢慢地向前走。乌云布满天空，下起雨来了。

加弗洛什冲着这两个孩子跑去。

“孩子们，你们怎么的啦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晚上上哪儿睡觉去！”大的一个回答。

“就为这个吗？”加弗洛什说。“那有什么！就为这个哭吗？小傻子！”过一会儿，他用着大人的语调，很柔和地说：

“跟我一块儿去吧，孩子们！”

“好，先生。”大一点的同意了。

小孩们信任地跟加弗洛什一块儿走着。他们不哭了。

走了一会儿，加弗洛什回过头来，冲着理发铺嚷道：

“没有心肝的东西，跟蛇一样！喂，听着，剃头的，我要把铁匠找来，叫他在你的尾巴上钉上铃铛！”

这个念头立刻使他激动了。他走过了水潭，看见了一个拿着大扫帚的老太太，加弗洛什问她：

“老太太，您拉着马溜达哪！”说着，加弗洛什一脚把街道上的雨水溅起来，溅满了行人油亮的皮鞋。

“流氓！”行人生气地叫喊起来。

模特儿是用木头或蜡制的人的模型。

加弗洛什从头巾中伸出了他的鼻子：

“先生，您对谁发火呀！”

“谁也不是，就是对你！”行人说了。

“办公厅关了门啦！”加弗洛什说，“不接受您这个控诉。”

在一家大门口，他看见了一个冻得直抖的要饭姑娘。她约摸有十二岁。

“可怜的姑娘！”加弗洛什同情地说，“这块头巾你拿去吧！”说着，他就把那暖和的、毛织的头巾，披在小姑娘的肩上。

这头巾卷着的时候，看不出有多大。一展开来就把小姑娘从头到脚都遮掩住了。小姑娘奇怪地看着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接受了这个礼物。

“抖，抖，抖……”加弗洛什冷得直抖。他说：“这个小姑娘会暖和了，她好像穿着大氅一样。”

他的脸发出了光辉。

在这时候下起一阵急雨来。

“还下雨！”加弗洛什大声嚷着，“不，我已经不打算再溜达了。”

他加快了脚步。

“我讨厌你！”他向着乌黑的天嚷着。

小孩子们也竭力地跟着他快走。

走到了面包铺门口，加弗洛什回过头来问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今天吃了午饭吗？”

“先生，从早晨到现在就没吃过饭！”大一点儿的回答。

“你们大概是没有爸爸妈妈吧？”加弗洛什问。

“我们有妈妈，”大点的说，“可是我们不知道她在哪儿。我们想在街上找点吃的，可是什么也找不着。”

“明白啦！”加弗洛什说，“狗把街上的东西都吃了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

“你们丢了妈妈，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？这不好，孩子们丢掉了大人，这太不聪明了！可是应该找点什么嚼嚼呀。”

别的他什么也没问。没有家的孩子，这有什么奇怪！

他站住了，很热心地摸着自己有洞的口袋。忽然，他带着胜利的神情抬起了头：

“放心吧，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！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钱，推着孩子们，走进了面包铺。他把钱扔到柜台上，嚷着：

“买五个小钱的面包！”

面包铺掌柜的拿起了刀子，正要给他们切一块面包。

“把它分成三块，”加弗洛什要求着。又很神气地说：“要知道，我们是三个人呀！”

面包铺掌柜的看着孩子们，打算给他们切黑面包，加弗洛什带着生气的表情嚷道：

“这是什么？要白的！要切最好的白面包，我请客哩！”

面包铺掌柜的笑了。

“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啊！”加弗洛什生气地说。

面包铺掌柜的给他们切了白面包。

“给你们，吃吧！”加弗洛什说着一面把面包递给孩子们。

两个小孩惊奇地望着加弗洛什，加弗洛什哈哈大笑。

“啊！他们不明白，他们是小孩。”他接着说：“吃啊，我的小鸟儿。”

加弗洛什想着，大点的对他了解，应该特别照顾一些，就把最大的一块给他，像大人似地说着：

“把这块放进你的小嘴里去吧！”

他自己拿了最小的一块。

小孩子们和加弗洛什一样，都是非常地饥饿。他们大口大口地嚼着面包。他们站在门边，把顾客们过路的地方挡住了。面包铺掌柜的收了钱，气愤地望着他们。

“咱们到街上去！”加弗洛什说。

加弗洛什拉着大小孩的手，大小孩拉着小小孩的手。他们向巴斯的尔广场走去。

在大象那里做客人

在巴斯的尔广场上，那时立着一个奇妙的纪念物，现在巴黎的人们已经完全忘了。这个纪念物是一个非常大的、用木头和泥灰做成的象。

在它的背上有个很美丽的塔。这塔本来涂着绿颜色，但是由于风吹雨打，已经变成黑色了。

大象立在广场老远的角上。大象的前额很宽，它的长鼻子、象牙、塔、宽大的肩膀、像圆柱一样的腿，这些映照在布满星星的夜空里，显得奇妙和恐怖。

在广场的这个角上，微微有些远处灯火照过来的亮光。加弗洛什领着小孩子们说：

“不要怕，小孩子！”

他从围着大象的栅栏的裂口地方爬进去。一面拉着小孩子们也钻进去。受惊的小孩子，顺从地跟着这个不相识的、衣服破烂的孩子。

靠着栅栏放着一架梯子。这梯子，白天本来是靠在附近的房子上的，现在加弗洛什就把它立起来，靠在大象的腿上。想不到这个孩子竟有这么大的力气！梯子顶端靠着大象的肚子，那里有个黑黝黝的洞。加弗洛什指着梯子和洞，对两个小客人说：

“攀上梯子，钻进洞去！”

两个小孩惊恐地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

加弗洛什大声地说：“你们害怕吗，小孩子们？”跟着他又说：“你们看我吧！”

他搂着大象的粗糙的腿，并不用梯子，一下子攀到那个小洞口，钻进去了，像是一条蛇一样，立刻就不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苍白的脸又在暗黑的洞中露了出来。

孩子们张着小嘴，看着他。

“喂，爬上来啊！看，这里多么好！你先爬吧。”他向大点的小孩说，“拉着我的手。”

小孩子们紧紧彼此倚靠着，他们对加弗洛什有点半信半疑。

雨下得越来越大了。

最后，大的孩子决定了。小的看着哥哥已经爬上去了。只剩他一个人站在这个大兽两腿的中间，他想哭，可是又不敢。

大点的孩子，在梯子的横梁上摇晃着；加弗洛什鼓励地喊叫着：

“不要害怕。对，对，就是那样！前进！脚放在这里，手上这儿来，加油！”

当小孩子刚刚靠拢加弗洛什的时候，加弗洛什就很快地用力抓住了他，把他拉到跟前。

“真是个好小子！”加弗洛什说。

小孩子钻进洞里去了。

“现在等等我。”加弗洛什说，“你喜欢坐就请坐下吧！朋友！”

他从洞里钻出来，敏捷得像只猴子似的，顺着大象的腿溜下来，跳在地上。他拉着小点的，扶着他到中间的梯子踏脚上，自己跟在后面。

“我在下面推着他上去，你在上面拉着他吧。”他向着大点的喊着。

小点的小孩，很快地就顺着梯子上去了，也钻进了洞。他没想到这么快就上来了。”

加弗洛什用脚踢开了梯子，梯子立刻倒到地上。加弗洛什拍着手掌喊：

“这就是我们的家，万岁！”

过一会他又说：

“孩子们，你们在我这里当客人。”

这个洞在外面是不容易发现的。因为它在大象的肚子下面，同时洞口又是这么窄，只有孩子和猫才能爬进去。

加弗洛什说：“首先，我们要对外宣布，我们没在家。”

加弗洛什在黑暗中不见了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看，他对他的家多么熟悉啊！

加弗洛什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块木板子，堵住了洞口。

一会他又不见了。小孩子们微微听见了擦火柴的声音。

突然亮起来的亮光，使小孩子们眯起了眼睛。加弗洛什点的是在植物油里浸过了的灯芯。这叫做：“穷人的蜡”。这种蜡，烟比火焰多，叫人呛得慌。不过在它晦暗的光线之下，可以马马虎虎看得见大象的内部。

加弗洛什的小客人们，恐怖地向四面望了一遍。

在上头有很长的、发黑的梁。那里排列着并不太圆的粗横木。那上面残留着一些泥灰和密密的蜘蛛网。

小点的孩子倚偎着哥哥，悄悄地说：

“多黑啊！”

这句话使加弗洛什生气了。小孩子们那样的害怕，使得加弗洛什决定给这些胆小的孩子一顿训斥：

“你们在那里咕噜什么？你们不喜欢这里吗？也许是没叫你们到皇宫里去吧！你们做什么梦呀！哼，以为自己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哩！”

吵一阵有时也是有好处的。

小孩子们精神振作点了。他们走到加弗洛什跟前去，并且紧紧靠着他。

小孩子们对他的信任，又感动了他。加弗洛什不生气了，又有点可怜他们了。

“小傻子！”他向着小孩子们说，“在街上才黑哩。那边还下着雨，可是这里不下雨。那里冷，可是这里没有风。那边有人，可是这里谁也没有。那边连月亮都没有，这里却点着蜡。”

小孩子们环顾四周，已经不再那么惊恐了。

“ 呶，快点。”加弗洛什说着，就推着他们，走进放着床铺的“房间”里去。

加弗洛什的床铺是真正的床铺，有垫子也有被。

他的垫子是干草编的，被子是一件灰颜色的、暖和的新马衣。

在床铺的周围，有三根钉在地板上的长柱子。（这地板也就是大象的肚子）柱子上头是用绳子扎着的。铜丝网就围着那些柱子。网的下边又压上了大块的石头，因此穿过网是不可能的。

这个铜网，就像动物园里围着鸟笼子的铜网一样，加弗洛什睡觉的时候，就像睡在鸟笼里一样。

加弗洛什移开了石头，同时把铜网拉高了一点。

“孩子们，爬进去！”加弗洛什命令说。

他叫客人先钻进去，自己跟在后面；然后又把石头移回来，把入口紧紧地堵住。

笼子是很低的。他们三个当中，连那最小的也不能站起来。加弗洛什举着蜡照着。

“现在睡觉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吹灯啦！”

“先生，”大点的孩子指着铜网问，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为了防止耗子。”加弗洛什很郑重地说。“这些都是从公园里搞来的。你大概知道，那里有个动物园，那里有很多网子，要多少，有多少。要去搞，要先攀过墙爬进窗，然后悄悄地溜进去，就可以搞到一大堆的网子。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马衣把小点的孩子包起来。小点的孩子喃喃地说：

“啊唷，多么好，暖和得很！”

加弗洛什得意洋洋地看着自己的被子。

“这也是从公园里搞来的，”他说。“我从猴子那儿拿来的。”他用手指着又厚又结实的垫子继续说：“这是从长颈鹿那儿拿来的。”

静默了一会，加弗洛什又接下去说：

“那些动物们的东西真多，所以我从它们那里拿来一些。它们从来也没生过气，我对它们说：‘这是送给大象的礼物。’”

小孩子们又惊奇、又小心、又敬重地望着加弗洛什。他和他们同样是没有家的小孩，也只是一个人，可是他却这么万能。

“先生，”大点的孩子小心地问他，“您大概不怕警察吧？”

“记着，吃奶的孩子！不要叫他们‘警察’；叫他们‘打手’。”

小一点的孩子躺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被子从他身上滑下去了。加弗洛什又关心地给他盖好。同时，把一块旧布塞到他的头底下，当做枕头。然后转过来对大点的说：

“在这里好不？”

“啊，好！”大点的孩子回答，非常高兴地望着加弗洛什。

被雨水弄湿了的穷孩子们，现在有一点温暖了。

“你看，”加弗洛什说，“那你们刚才为什么还哭呢？”

他指着小的一个继续说：“小点的孩子哭还可原谅，可是大孩子哭，就真难为情啦！你是小牛吗？”

小孩子说：“我们不知道晚上上哪儿睡觉去，也不知道能找着什么样的房子。”

“听着，”加弗洛什说，“你永远不要再发愁啦，我爱护你们，你们会看见，我们将会多么快乐。夏天，我们同纳威（他是我的同伴）一块到塞纳河去洗澡。并且要光着身子在桥前面的木排上跑着玩。我们一块去看骨头人，他活着，陈列在爱里赛。啊呀！那么瘦，那么瘦！这是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。我还要请你们上戏院，那些演员我都认识。我自己还在那里参加过表演。我们几个小孩在一起，在一块布的下面跑，这块布算是海，我们做着浪，我也要带你们一块去表演。没有票就偷偷地溜进去看戏，我们一定会玩得很愉快的！”

这时候蜡油滴到加弗洛什的手指头上。

“见鬼！”加弗洛什嚷道，“啊呀，我的灯芯全烧完了。听着，我不能为了亮光再多花一个钱。既然躺下了，那就睡觉吧，说不定侦探们会透过窟窿看见亮光的。”

“还有，”大点的孩子小心地说（只有他一个敢和加弗洛什说话），“火星要是落在藁草上，把房子都能烧掉的！”

外面刮着大风，听得见雨点落在大象背上的声音。

“让它下吧，反正淋不着我们了。”加弗洛什说。“让它在房顶上叮冬叮冬地下吧！雨因为不能把我们弄湿，它生气啦！”

这时候又响起了雷声。小点的孩子叫起来，跳起来，几乎把铜网都移动了。加弗洛什回过头来哈哈大笑说：

“安静点，孩子，不要把房子弄塌了。这是很响的雷！美得很！雄壮得很！这比戏院子里的雷好得多哩！”

他把铜网修整了一下，并把孩子们安顿好。继续说道。

“呶，孩子们，该睡觉了。好好地盖好被子。我要吹灯了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我很好！”大点的咕噜着，“头底下好像枕着鹅毛枕头。”

加弗洛什把孩子们的被子都盖好，盖得紧紧的。

“睡觉，孩子们！”加弗洛什命令着。随后用力把蜡吹灭了。

光亮刚刚熄灭，就听见了奇怪的丝丝声。铜网震得发响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用爪子搔、用牙咬着铜网似的。在这种响声中，又从各方面传来吱吱的声音。

那个五岁的小孩子，听见他头顶上有这种闹声，吓得要命，忙用胳膊肘撞他的哥哥。可是哥哥已经睡着了。小孩子吓极了，他决定和加弗洛什谈谈。小声地问道：

“先生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耗子！”加弗洛什回答，“睡觉呀！”

小孩子还不放心。

“先生！”

“什么？”加弗洛什呼噜呼噜地已经半迷半醒了。

“耗子是什么呀？”

“这是一种老鼠！”

加弗洛什的说明使这小娃娃安了点心。他看见过白的老鼠。他不怕它们。但是过一会他又说了：

“先生！”

“啊，”加弗洛什回答着。

“你为什么没有猫呀？”

“有过的。”加弗洛什回答，“我弄过一个猫来，可是它们把它吃了。”小孩子吓得发起抖来。

“先生！”

“噢？”

“吃了谁啦？”

“猫。”

“谁吃了它啦？”

“耗子！”

“老鼠？”

“是的，耗子！”

“先生，它们不吃咱们吧？”

“不要害怕，”加弗洛什说，“它们进不来，况且还有我在这儿。噢，拉着我的手，不要说话了，睡觉吧！”

加弗洛什把手伸过去，小孩子紧紧地握着它；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才放了心。周围都安静了。他们说话的声音把耗子吓跑了。过了不久又闹开了。可是三个人睡得熟熟的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早晨，加弗洛什很早就把孩子推醒。帮助他们从大象的肚子里下来。他又想法给他们吃了一顿早饭。随后把他们放在街上，自己就走了。（为什么要放在街上呢？因为加弗洛什就在街上长大的。）当他离开孩子们的时候，他说：

“小孩子们，我要跑了。你们要是找不到妈妈，晚上还回到这儿来。我请你们吃晚饭，还安顿你们睡觉。”

孩子们没有回来。大概是警察看见了他们，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了。不过，说不定在这个大巴黎市中迷失了。以后加弗洛什再也没见着他们。加弗洛什常常抓着脑袋说：

“我的小孩子们上哪儿去了呢？”

加弗洛什在行军中

这时候巴黎正发生了一件大事情。生活穷苦的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以及所有的“小民”们，全都准备好了，要起来反对政府。政府里当权的银行家和工厂主，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，从来也不关心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老百姓。

在法国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了起义。政府刚镇压下去，可是他们重又开始了新的起义。

在小酒店里，工人们公开地讨论一个问题；斗争呢？还是等待呢？

“我们三百人，”一个工人说，“每个人要是出十个苏，这就可凑成一百五十个法郎。这些钱就可以买子弹和火药。”

“两个礼拜以后，我们将变成两万五千人。”另外一个人说。“到那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和政府比一比力量！”

“现在我夜里不睡觉。”第三个说了。“夜里我准备着弹药筒。”

苏和法郎都是法国币制单位，每个法郎值二十个苏。

所有这些话都是在白天公开地谈论着。

情况就是这样。

在巴黎的市郊圣·安东，情形特别紧张，这个古老的地方，住的都是穷苦人，勤勉和充满了愤恨的人。像是一个大蜂箱一样，他们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斗争的爆发。

整个的巴黎就像是已经装满了火药的大炮一样，只要一点火，就可以轰隆隆地响起来。

有一天早晨，在市郊圣·安东，出现了一个严重场面。在那热闹的街道上，发生了骚动。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武装起来了。工人们走在街上，相互悄悄地说：

“你的手枪在哪里呀？”

“在小褂下面。你的呢？”

“在衬衣里面。”

在街上作坊的前面，聚集了大群的人民。工人们等待着从郊区来的革命代表。

这个庞大的行列，在巴黎的街道上行进。在这个顽强的行列里，有苦力工人、石工、木工、泥水工、玻璃工人和排字工人。

资产阶级惊恐地从阳台上、从窗户里看着他们。

反动政府已经警戒起来，并且准备了军队。二万四千个兵布防在城里，一万三千个兵布防在郊区。当群众和军队遭遇的时候，就开火了：石头扔开了，射击开始了，骑兵挥动了军刀。群众向四面八方跑开了。巴黎个个角落里，都响起了英勇的呼喊：

“拿枪去！”

圣·马丁街道上的军人工厂和三个贩卖武器的商店被打开了。只一会儿工夫，成千只手都拿起了长枪、手枪和军刀。革命者打坏了街灯，搜寻了地下室，把大桶滚出来。在街道上堆起了大小的石头、板子。不到一个钟头，无数的防御工事就像是从小地生长出来的一样，在各处出现了。

到晚上，三分之一的巴黎都已经属于起义者。资本家们恐怖得了不得，关上了门窗。军事巡查队在活动，寻找和搜查行人。监狱和警察局已经塞得满满的，地方已经不够了，许多后来被抓来的人只有躺在露天的院子里。喇叭吹着，战鼓响着，枪响着，警钟在不断地敲着。

“要弄到一个什么结果啊？”在惊恐中的资本家们互相这么问。

到了夜晚，起义的火焰猛烈地在巴黎燃烧着。

当军队和人民冲突后的第二天早晨，群众从阿尔司那拉广场叫喊着流向所有的地方。在蒙尼·蒙唐街上，从群众的队伍中跑出来一个衣服破烂的孩子。他手里拿着一枝花。小孩子看见了一个女商人开的旧货铺，铺里的柜台上摆着一支手枪。他就把手里的花往街上一扔，嚷着：

“婶子，把你这个东西借给我吧！”

孩子抓起了枪，立刻就跑了。

这就是加弗洛什。在街上他才看清楚手枪是没有机头的。他用责备的口气望着它说：

“我准备去打仗，可是你还没有准备。”

在西然市场，加弗洛什加入了工人和学生的队伍。他们的武器是各式各样的。有的人拿的是双筒猎枪，有的人手里拿着近卫军的枪，腰里还挂着两

枝手枪。有的人拿的是古时候骑兵的毛瑟枪。还有些人拿的是马枪。

走在最前面的人，手里拿着出了鞘的军刀。

他们都喘得很厉害，都被雨淋湿了。眼睛冒着火。加弗洛什悄悄地问：

“我们上哪儿去呀？”

他们回答说：“和我们一块儿走！”

加弗洛什最喜欢的是队伍里面一个穿红坎肩的人。他跳着走，好像觉得自己是游泳在水里的鱼一样，同志们叫他“包格列里”。有一个行人看到了他的红坎肩，就惊恐地叫喊起来：

“红党来啦！”

“红党！红党！”包格列里反驳说。“这有什么可怕的！”

他看见了墙上贴的政府布告，就把它撕了。

加弗洛什非常高兴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的眼光就没离开过包格列里。

加弗洛什帮助修街垒

武装了的工人和学生们，跑进了蜘蛛网似的古老的街道。那些街道都很阴暗、弯曲和狭窄。那里的房子，也奇形怪状，大小不一样，修建得歪歪斜斜的。

从新·汀大街走到山福列利街，群众走进了一条窄街。在这条街的尽头有一些房子，把这条窄街堵住，成了一个死胡同。在顶里面有一个不太高的房子。这个房子是这城里有名的小酒店。巴黎的革命者，常在这里聚会。

闯入这里的群众，引起了街上的混乱。行人都躲避开了。只一会工夫，两边小铺子的大门和窗户，从楼下到楼上都关得紧紧的。只有这个小酒店门开着，群众进进出出着。

没有过几分钟的时间，小酒店窗户上的铁栅栏被拔下了二十几根。小酒店门前的路被破坏了。路上铺的石头都挖起来筑街垒。离那儿不远，来了一辆载重车，运着一些装石灰的桶。加弗洛什和包格列里很快地就把它们搬下来。大桶修街垒是最合适的。在街上堆起从路面挖起来的石头，可是觉得不够。有一个学生就到地下室去，他从那里滚出来一大堆空桶。工人们把大桶砌在砂土里，于是街垒堆起来了，不一会工夫就出现了一人多高的墙，把半条街遮住了。这时，在街角上又出现了一辆驾着两匹白马拉的马车。

“停住！”

包格列里一面喊着，一面追过去。赶马车的停下了。包格列里请乘客下车，同时很客气地扶着女人们下来。然后他拉着马的缰绳，向街垒走去。随后，他解了缰绳把马放走了。马车就横在街上，遮断了路。

愉快兴奋的加弗洛什，在街垒的前面后面来回地跑着。一时爬上去，一时又跳下来。热闹闹地，一会在这儿，一会在那儿，就好像旋风一样。加弗洛什在各处出现，嘴也不停地嚷着。他讥笑那些不做事的人，催促那些懒惰的人干活；鼓励那些工作有点疲劳的人。有一些人受到他的安慰、鼓励；另外一些人生他的气；又有一些人讨厌他，因为他把他们闹得很心烦。他和学生们吵嘴，他使工人们生气。他脚步不停地从这个人跟前走到那个人跟前。到处蹦蹦跳跳着，像苍蝇一样。

“加油呀！堆石头呀！再来一点！拿大点的桶！你们的街垒大小了，连鬼也挡不住。一推就倒啦！拆房子吧！看那里还有玻璃门！”

“玻璃门！”工人们吃惊地嚷着，“弄它干什么？你这个小笨货！”

“你们自己才是笨货。”加弗洛什骂他们。“玻璃门修街垒是特别合适的，谁也爬不上来。你们没有到过别人的园子里偷过苹果吗？你们去试试看，那墙上都是玻璃渣子，让反动派的军队来爬吧！玻璃渣子会扎破他们的脚。他们会说：见鬼！玻璃是危险的东西！”

他生气了。忽然想起了他的手枪没有机头。他向着所有的人诉苦：

“给我枪呀！为什么不给我枪呀！”

“你要枪吗？”一个革命者笑着说。

“为什么不应该有？”加弗洛什回答。

另一个革命者耸了耸肩膀：“等大人们都有了枪，才给小孩子们！”

加弗洛什神气地扭过身子说：“要是你先死了，我就拿起你的枪！”

在山福列利街的街垒并不太高。爬到那上面去，只要踩住里面修的石级就可以。可是在外边看起来就非常森严，难以接近似的。

在房屋墙壁和街垒之间，有一个窄窄的秘密出口，人可以从那里爬出去。马车搁在街垒的正面，在马车上飘扬着红旗。所有这些只是在一个钟头之内顺利地完成的。

军队和警察还没有出现。资本家偶然走到这条街，一见街垒就立刻跑了。

当街垒已经修好，旗子挂起来的时候，人们从小酒店里搬出了一张桌子。一个学生爬到桌子上，他的朋友们就把装得满满的弹药箱拿来了。站在桌子上的学生，笑嘻嘻地开始给大家分子弹。战鼓在巴黎到处响着：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响声，所以对它已不再注意。战鼓一会儿远一会几近，变成了不祥的轰声，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。

黄昏的时候，在暮色和静寂中，战争迫近了。站在街垒里的武装工人和学生，坚定地沉静地等待着。

在街垒里，点着很大的树油火把。这火把三面用石头挡着，这样可以免得被风吹灭了；并且它的光亮，就都映照到旗子上。街道和街垒都非常黑。只看见那面映得通红的旗子，明亮地闪耀着，就像是一个奇妙的大灯笼。

街垒里的夜晚

到了夜晚，反动政府的军队还没有出现。只听得一些不很清楚的吵闹声；偶然也听到零星的枪声。这声音听起来忽远忽近的。这样长时间的平静，说明着政府在集中力量。五十个革命者在等着六万军队。

加弗洛什在小酒店的柜台上，在蜡烛微弱的光线下，准备着子弹夹。

从街上是看不见这光亮的。至于上面的几层，就什么灯光也没有。

在加弗洛什提出要枪的时候，嘲笑过他的那个革命者，走过来，说：

“你听着，小孩子，现在没有事做，你到街垒外面去，沿着房屋溜过去，顺着街道侦察一下。看看那边有什么动静，回来告诉我们。”

“小孩也是有用的，”加弗洛什用着傲慢的姿态回答了他，“那好，我就去。可是现在要忠告你，要多相信小孩子们，要少相信那些大人。”加弗洛什放低嗓音补充着说：“你没有看见这个大个子？”

“怎么的？”

“这是奸细！”

“你清楚地知道吗？”

“告诉你，一礼拜前，我坐在桥栏杆上，他扯着我的耳朵，非拖我下来不可。”

小孩子向他行了一个军人式的敬礼，跑了……

圣·玛丽塔上的钟敲了十下。两个拿着枪的学生，在房屋的墙壁和街垒之间的秘密出口旁边坐着，他们沉默地细听着远方走着脚步声。

突然，在寂静的黑暗中，传来一个小孩高高的、快乐的嗓音。听得出那是从新·汀街上传来的，唱的是一支民歌：

……他们穿着蓝色的军装，

军刀挂在腰上。

向他们开火！

古—卡—咧—古！

“这是加弗洛什。”一个学生说。

“他给咱们打暗号。”另外一个回答。

急促的步伐扰乱了这条无人的、安静的街道。加弗洛什敏捷得像猴子一样地在载重马车上爬着。他跳进了街垒，累得直喘着气。他说：

“给我枪！他们来啦。”

“你愿意拿我这枝小马枪吗？”一个工人问。

“不，我要一成长枪。”加弗洛什回答。

他们给了他一成长枪。

两个哨兵几乎和加弗洛什同时回到街垒里。在桥和市场那个方向站着的哨兵，只留下一个在桥上。很显然地那方面还没有什么情况。

街垒的守卫者们，都站好了战斗的岗位。

四十三个人，连加弗洛什都算上，都站在街垒里，他们的头部埋着，正好和街垒的顶端相平。大枪和小马枪的枪口都从头上伸出去，就好像从枪眼伸出来的一样。所有的人都沉默着，都准备好了。六个拿着枪的，站在小酒店楼上的两边窗户旁瞄准着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就清楚地听见整齐和沉重的脚步声。这声音已渐渐逼近。突然声音静了，听得见街头有许多人呼吸的声音，可是一个也看不见；只是在黑暗的深处，靠着火把的亮光映射，隐约地看得出不少金属的细棍子，这是刺刀和枪筒。

突然，从黑暗中传来不祥的声音：

“谁在走？”就在这时候，听得见子弹上膛的声音。

街垒的指挥员大声地、英勇地喊着：

“法兰西革命……”

一阵轰隆的排枪向街垒射来了，红色的旗子掉下来了。排枪是这样的激烈和稠密，连旗杆也打断了。射到墙上碰回来的子弹落在街垒里，几个人受伤了。

攻击是这样的残酷和激烈。这些英勇的人们心里已经明白，要和这整整一团的军队作战，将要发生什么情况。

街垒的指挥员嚷：“同志们！节省弹药！不发现敌人不开枪！”他补充说：“最要紧的，把旗杆立起来！”

他把落在脚下的红旗举起来。他们听见了枪栓击碰的声音，敌人又重新装上了子弹。

在射击声中，进攻的敌人已经向街垒扑来了。不久，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街垒被敌人占领了。但是他们却不敢越过街垒，好像他们面前是一个陷阱似的。他们偷偷地往黑暗的街垒里面瞧着，就像是看着狮子洞似的。火把照亮了他们的刺刀、毛茸茸的帽子和惊慌的面孔。

很多的革命者爬到第一层楼和阁楼的窗户上去，从那些地方射击是很方便的。最勇敢的一些人，骄傲地倚靠在房屋的墙边，注视着站在街垒前沿的敌人。

一个军官拔出了军刀说：“缴枪！”

“开火！”街垒的指挥员下了命令。

当两阵排枪同时放出去以后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只有强烈地叫人感到窒息的烟雾。

射击以后，听见了受伤的和快要死亡的人在呻吟。

当烟雾消散的时候，看得见敌人的阵线已经打散了。不过，那些没有死的仍旧站在那里，沉默地往枪里装着子弹。

突然，发生了一个大喊声：

“滚开！要不然我就炸毁街垒了！”

所有的人都向着发出喊声的地方看去。只见街垒的指挥员走进小酒店去，拿出来一个装着火药的小桶，在烟雾中，他爬到燃着火把的地方。一眨眼工夫，他就把火把举起来，把装着火药的小桶放在那里。

现在，军官们、士兵们都惊愕地望着他。看见他站在石头上，手里拿着火把，他的骄傲的脸上带着坚决的意志，把火把倾向火药桶，用着洪亮的声音嚷道：

“滚开！要不我就炸毁街垒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把火把向着火药桶伸过去。

可是在街垒上已经一个敌人也没有了。他们只扔下了死的和伤的。敌人惊慌得一团糟，退到街道最远的一头，在黑暗中不见了。这是真正的败退，街垒得救了。

革命者们派出了哨兵，绑扎受伤的同志。街垒的指挥员叫加弗洛什来，小孩很高兴地跑过去。

“你能帮助我解决一个大问题吗？”

“完全听你的命令！”加弗洛什说。

“呶，拿着这封信，现在就离开街垒！”

加弗洛什有点迷惑了，搔着脑袋。

“你拿了这封信，照着这上面写的地址送去，这并不太远。”

小英雄回答：“好，但是如果街垒在这个时候被敌人占领，我不能在这里帮助大家了。”

“敌人当然还会来，大概只在天亮的时候。半天之内他们是占领不了这街垒的。”

“能不能明天早晨我再给你送这封信去？”加弗洛什问。

“不行，那就晚了，现在就去吧！”

加弗洛什再没提意见，他犹疑不决地站着，悲伤起来。突然，他像小鸟似地跳跃着，接过信来，说：

“好，我去！”

加弗洛什的脑海里起了一个愉快的念头，可是他没把它表示出来。他怕

指挥员反对。

加弗洛什决定了，他想：“现在才只半夜。把信送去，还是来得及按时赶回来的。”

当加弗洛什拿到了收条，他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路上走。他沿路热心地把所有的路灯都打坏了。在没有行人的黑暗街道上跑着，他大声地唱起歌来。这时候他尽量装出许多鬼脸（加弗洛什是可以无尽无休地做出许多鬼脸来的），可惜的是街上没有一个行人，谁也看不见他的天才表演，他的表演是白费了。

忽然，他站住了。他的锐利的眼睛发现在大门角落有一辆手推车。一个人睡在那上面。手推车的两个扶手支在大街上。睡觉的人，头在手推车的车底，身子弯曲着，两只脚搭在地上。

加弗洛什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。

“夏天晚上，在这里睡觉是不错的。”加弗洛什想。“这个人在自己的手推车上睡着了。手推车对于街垒来说是非常需要的。为了咱们人民共和国，我拉走这辆车吧！把醉鬼放在这儿。”

醉鬼打着呼噜。

加弗洛什小心地拉着他的腿，醉鬼躺在街上了，没有醒。

手推车空了。

加弗洛什从口袋里找出了一块纸和一小截红铅笔。

加弗洛什写着：为了法兰西共和国，我收到了你的手推车。

加弗洛什

然后他把纸放在醉汉背心的口袋里。他双手推着车，向巴黎的小市场跑去。他推车前进，一面胜利地高声大笑。

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在大街旁的皇家印刷厂里驻着军队，加弗洛什一点也没想到这些。

队伍惊醒了，他们在行军床上抬起头来。两排路灯，打坏一个又一个。还听见有人大声唱着歌。这条街向来是太阳刚一落山就睡觉的，并且有早熄灯火的习惯。现在已经闹了整整一个钟头了。这个孩子扰乱了这个安静的区域，就像是蚊子掉进了瓶子，嗡嗡地老不停息。

军官听见了，等待着。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，但这个非常吵闹的手推车使他发火了。

“这完全是土匪！”他嘟囔着。

军官谨慎地、悄悄地走出了哨所。

加弗洛什突然面对面地看见了军衣、军帽和枪。

他站住了，就像钉在地上的一样。

“你好，社会的保护者！”他说。

“上哪儿去，流氓！”

“公民，”加弗洛什回答说，“你怎么骂人呢？我也没叫你‘资本家’呀！”

“你上哪儿去？”军官喊道。

“亲爱的先生，”加弗洛什说，“昨天你或许是一个聪明人，可是今天